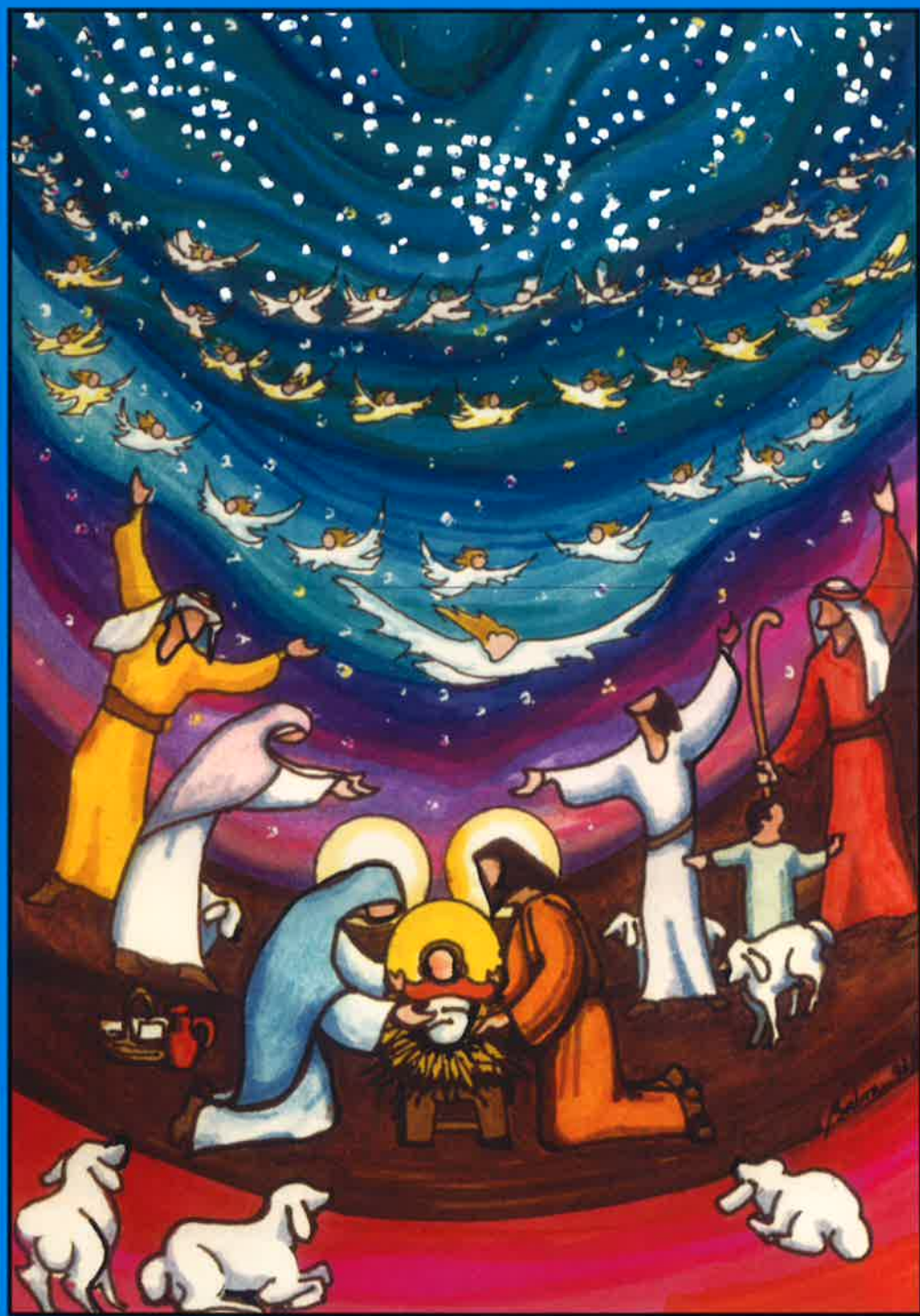


恒毅

COSTANTINIAN

2007年12月

544



Francisco Borboa 鲍博绘赠

遠離邊緣

惠爾Where咖啡屋的傳奇

(文見第27頁)

教月刊, 2007.12.

544





◆本刊整理

遠離邊緣

惠爾Where咖啡屋的傳奇

「新竹邊緣青年服務中心」的溫馨



遠離邊緣

惠爾Where咖啡屋的傳奇



修女與咖啡屋

社會風氣開放及咖啡人口不斷增加，聽到修女開咖啡屋，也許不覺得離經叛道，但絕對能引發高度的好奇甚至困惑。從事中學生教育工作多年的江美慶修女，竟擁有一個許多人夢寐以求，自己設計經營的咖啡屋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長期在中學服務，江修女在不同的學校經驗到學生的各種問題，而她與許多有問題的學生之間關係良好。在學校的輔導室工作，問題學生或學生的問題，按規定必須報告校方，可是向學校報告，她覺得對不起這麼信任自己的學生，而且也解決不了問題，所以經常面臨兩難的僵局。

體制教育不能提供全方位的照顧，是不爭的事實。一般人對教育的關注焦點多集中在升學成績或未來發展，「邊緣青少年」不可能成為正規教育的重點，所以，欠缺鼓勵與關懷的邊緣學生經常碰壁，無處也無人顧及他們的需要。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，江修女逐漸悟出，在學校體制內她無法工作，要幫助這樣的學生，唯有走出體制，走向身處邊緣的學生，與他們同行，才能領他們回到正軌。

汲取專業知識走出困境

這個理想終於付諸行動了，行動起點就是選擇出國念書，汲取專業知識，直接幫助這些孩子。就這樣，已過了不惑之年的她決定放下安定的教職，毅然負笈美國，進入課程多元而開放的芝加哥天主教聯合神學院(Catholic Theological University)，研讀「牧職輔導」，專注於邊緣青年的輔導。

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學習中，她申請到庇護所服務學習，一週兩天的實習，從實習工作中學習牧靈反省，從經驗回到神學思考。庇護所收容十六歲至二十歲的青少年遊民，純屬民間組織，是基督教發起，結合天主教、猶太教、佛教的力量共同服務。庇護所的重點工作是在晚間給遊民分送麵包牛奶，提供最實際的服務。本來是照顧年輕人，但發現年輕人不見了，因為他們不願與遊民為伍，都轉往夜店去了。不論如何，這一年的實習經驗為她日後的工作開啟了另一扇門。



帶著理想與經驗重回現實

學成返台後，江修女原來只想做「輔導人才培訓」，咖啡屋並不是第一目標。不過她心中明白，除了課程外，一定要做些甚麼，必須有一些開發計畫，有具體可見的工作才行，僅規劃課程是不夠的，別人看不見她們做事，很難獲得認同。基於國外求學與實習的經驗，她在開始的階段，就親自帶著參加課程的受訓者到實習機構去實習，這是課程的一部分。

在一次面對媒體訪問，被問到工作計畫時，江修女想，現代年輕人一定會喜歡咖啡屋，自己也和許多人一樣總有一個夢，咖啡屋應該是個不錯的計畫，因此提到咖啡屋的構想。

咖啡屋的想法當然也不是憑空而來。在有咖啡屋之前，她每次與學生聚會都是到外面吃飯，吃的很簡單，一人一兩百元的消費，可是每次去不同的地方，由於不安定，所以那時的學生都留不住。直到有了咖啡屋後，年輕人慢慢認同這個空間，覺得這個地方是安全的，就比較容易穩住人心了。咖啡屋的名稱「惠爾Where」是否隱含著，這裡是為不知何去何從的人所設可使人受惠的地方？

獨特的經營術

走進雅緻的「惠爾」咖啡屋，讓人感覺溫馨舒適，齊全的設備與裝潢，無異於一般咖啡屋，可是「惠爾」的經營模式卻完全顛覆一般的商業行為。這裡不是為普通顧客所設，只接待特定的邊緣青少年；而更令人驚訝的是，他們在這裡點任何餐飲，完全不用付錢，而且無限量供應。「使用者付費」早已是大家習以為常的社會法則，為什麼這裡一切免費？實在讓人覺得不可思議，也引發不少爭論，很多人質疑為什麼不收費。江修女說，理由非常簡單，只是單純的反映福音精神的「待客之道」(hospitality)。這個概念對有信仰的人並不陌生，但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呈現，仍不免讓人有天方夜譚之感。這豈不是將聖經中的「天主白白賜

與」(參依撒意亞先知書55:1)直接端上檯面嗎？

此外，從現實面來說，只要收費就代表一種交易與交換，而交易可以讓人為所欲為——給錢的是大爺，愛怎麼做就怎麼做。邊緣青少年的生命中有太多這種交換的經驗，現代物質主義的最大特色也是交易，咖啡屋採取反向操作，希望能修正這種凡事交換的心態，否則就失去經營咖啡屋的意義了。事實上到這裡來的人也有人提出「我要不要出點錢」或「我捐獻，總可以吧」而「惠爾」的答案也總是：「等你穩定後，捐給需要的人吧。」很幸運的是，有善心人士免費提供咖啡原料，省下不少開支，而餐點部分，大部分由同仁及志工在家先烹調好食物，食用時加熱，也降低了開銷。

「惠爾」咖啡屋的獨特經營不止於物質層面，在豐富的食物供應中隱藏著更深的精神元素。這裡從應門、接待到交談、供餐，每個環節都非常講究，不是



著重餐飲的精緻，而是透過互動的每個細節，讓進來的人覺得被關懷、受重視。從值班人員注意孩子的某些習慣口味，接受他們個人「特調」餐飲的要求，可見服務的用心，她們知道孩子對關愛的渴望與企求更甚於食物本身，所以絕不吝於在豐盛的餐飲中多加一份關愛。

提供物質與精神雙重照料的「惠爾」，交談與互動的主軸是「陪伴」而非「輔導」，所以不運用心理輔導的方法，也無所謂「轉介」的過程。「陪伴」是提供時間，讓他們調整已扭曲的個性，發展他們的人格，肯定生命每一步都是成長過程的一部分。進入這裡的孩子所需要的不是「忠告」，告訴他們「應該」怎樣是沒有用的，他們都知道應該，但有許多事力不從心。「惠爾」淡淡的咖啡香裡散發出濃濃的愛，不是靠言語說出，而是用心「特調」的。

在陪伴中牽引

因為邊緣青少年是不會主動敲門的，所以「惠爾」不接受主動來敲門的人。有家長想送孩子來，所獲得的答案是：可以接待家長，但不輔導孩子，如果家長只想送子女來，自己不負起責任，是沒有用的。「惠爾」只接受定點照顧的孩子，至於定點，是工作人員自己去敲門找到的。新竹德蘭中心的小女孩是第一個認識的團體，在帶領成長團體兩年畢業結案後，每個月和她們吃一次飯。有一次中秋節那天，飯後她們遲遲不散，工作人員也就不回家過節，繼續陪著她們，直到晚餐後她們才肯走。第二個是新豐鄉的誠正中學，這是一所監獄學校，學校要求支援周末活動，因此走進學校。服務三年後發現，無法答覆結案後的照顧，因為他們出來後最需要的是找工作、安頓住宿等問題，在無錢、無人、無庇護所的情況下，只好捨棄。

一次座談中提到高關懷及生命教育課，而開啟了監獄牧靈工作之們，去新竹少女之家，面對的是八大行業的女孩。「惠爾」咖啡屋成立後，告知她們，結案

後可到咖啡屋去，所以咖啡屋成為可繼續給予關懷的地方。另外，也參與「向陽」「善牧」「藍天」等機構的服務行列。由於高關懷或生命教育課給孩子發揮空間，讓他們回到自己，所以孩子的情緒會自然出來，開始會辨別、會選擇，不願盲目順從。有的機構覺得孩子有較多接觸後，他們的心有所變化，不像之前那麼好管理，也就不再前往幫忙。所以每個定點能留則留，不能留則去。

到國中和有中輟之虞的學生談話，往往是談話結束，一切就結束了，因為他們談了很多問題，到達某個階段後，需要進入深談，但這樣的談話不是從自然關係開始，畢業後不會再有任何連絡，因此決定轉變這種晤談方式的帶領，做團體輔導。輔導不偏於心理方面，主要是藉各種知性活動開發七種智能：邏輯、



推理、語文、音樂、肢體、內省，經由開發智能的活動建立關係，希望他們結案後保持連繫，因為一兩年的時間不可能改變，須有持續性。「惠爾」的存在由此可見其重要性。

為什麼徘徊邊緣

「邊緣青少年」與精神醫學上的「邊緣性人格」是兩回事，也不同於一般青春時期所謂的「叛逆小子」。邊緣青少年是指身心瀕臨極度危險的年輕人(Youth at risk)，他們可能吸毒或混過幫派，可能有暴力傾向或自我傷害，可能曾遭性侵，可能翹家、中輟。

罪惡感與低自尊是這些青少年的共同特質，罪惡感的困擾，使他們覺得丟臉、做錯事，封閉在羞愧與內疚感中，他們不明白有罪惡感並不代表有罪，不一定真做了違法犯紀的事。這種心理導致他們被問題所困，又找不到如何面對及解決之道。在困惑痛苦的煎熬中，為避免不安的感覺而開始自我欺騙，本能地開啟不同的防衛機制，如低估情況，自我安慰：「安啦！有這麼嚴重嗎……」或做不客觀的辯解：「我只說了一句話，又沒怎樣……我明明就……」也可能形成認知偏差：「我要賺錢給家裡，所以去做保鏢、看檯子……做檳榔西施怎樣？又不是色情。」

另一方面，徘徊邊緣的青少年在內心深處仍渴望獲得支持與關懷，但他們欠缺鼓勵，真誠而溫馨的鼓舞才能使他們重拾原有的善良與自信。不過表達關懷也要守住一些基本原則，譬如不加判斷，放下預設立場，少做道德勸說，多給予尊重，使他們在頹喪的情況中獲得支持，在恐懼、憤怒、傷痛中獲得包容。

團隊工作與培訓課程

從邊緣青少年的概況可知，照顧他們的工作需要有充分的準備，也是一項團

隊工作。目前「新竹教區邊緣青年服務中心」有三、四十位志工，分別在不同的訓練班，要求條件也不同。專業志工需參加三年培育，完成三年循環主題：慈憫、倫理人、堅持希望。每年暑假有兩週的培訓課程，參加的人多為社工及學校老師，每年課程結束後，都有人加入服務團隊。

在咖啡屋值班者有二十小時的培訓，完成前述三個主題之一的「慈憫」課程。工作者每個月有一天的培訓，已有五年以上的時間了。咖啡屋輪值一天需四人，分兩班：中午十二點到三點、三點到五點，每班各兩人，服務的志工需三十歲以上，因為可能要面對突發狀況，應變或需要求援時比較沉穩。

現代生活中的年輕人比較複雜，在咖啡屋聊天當中，偶爾可能話題不對，忽然間會有些緊張的情勢出現，另一個同伴可以立即加入，緩和氣氛。兩人比一人周延，意外發生時，兩人也比一人好應變。一個人不能動彈，所以如果有一個人沒法到，咖啡屋就拉下鐵門，暫停服務，這對雙方都是保護。工作時一定嚴

格遵守一項原則，就是任何活動有任何一人不能出席就不進行，如果活動只有一人能參加就不去，如果去學校，另一個夥伴沒到，就不進學校。二人才成行不正是福音裡耶穌派遣門徒(參路加福音10:1)所運用的模式嗎？



未來的十年計劃

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與希望，他們是否做好迎接社會責任的準備？這個問題不只是大人所關心的，也是他們自己必須面對的壓力和挑戰。「新竹教區邊緣青年服務中心」所關心和努力的，就是幫助那些準備不夠充分的年輕人走出邊緣，重新定位。

服務青少年的組織，在台灣社會裡尚屬弱勢，不如老人福利及智障者照顧、早療服務等機構那麼多，目前青少年服務的資源是全台灣都較缺的一塊。「邊緣青少年中心」彌補體制教育之不足，最終仍希望回歸體制教育內。但教育經費分配通常著重於教育計畫本身，而不在社福計畫。

屬政府委託單位的「邊緣青少年中心」，獲得政府部分撥款補助，但籌款仍是中心自己的責任。正在推行的「1001」計畫，希望找到一千零一位贊助者，每月捐助一百元或一年一千兩百元，這也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，但期待這個計畫能有一千零一夜的奇蹟故事發生，便以此定名。

很多人提出「要不要設更多的咖啡屋？」不過考量一個咖啡屋要多少人力，所以「惠爾」沒有另設分店的想法。按工作計畫，前五年在於建立及支持團體，後五年以領袖培訓為重心，主要課程由現在的工作團隊設計，江修女擬退居幕後，十年後培養出志工團體及邊緣青少年輔導團體，若兩個團隊的計畫都不成，或未培養出領袖人才，工作自然會結束。如果有領袖人才，便研擬成立協會的可能。

若能成立協會，就工作性質而言，屬於社福工作，所以組織定位應歸屬社福領域，不可能納入教區。現在的志工們能否尋獲支援在十年後成立協會，是目前十年計畫的進行方向。江修女覺得，未來景況不在自己手中，但未來十年這項工作的需要可能會更大。如果輔導工作總是追著年輕人後面跑，不知道他們在哪裡，永遠會跟不上。現在她們所安排的課程在教會外有更多人接受，理念推廣後，理論與實務並進，可以迎接最需要幫助的青少年。教育方向不應與社會脫

特別報導

節，這類課程若在學校開課不失為務實方法，但一般研習專題比較容易推行，所以也不會選擇在學校開課。

永不放棄

聖經中有很多動人的故事，這個故事很多人都讀過，耶穌問：「你們中間哪個人有一百隻羊，遺失了其中的一隻，而不把九十九隻丟在荒野，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，直到找著呢？」(參路加福音15:1-7)。這個故事溫暖過許多人心，讓人覺得安慰。「惠爾」化文字為生活，讓這個故事在今日生活中真實上演，這就是「惠爾」咖啡屋的傳奇。⊕

